

棟亭藏本

琴

史

揚州詩局重刊



通處借南
藏本影印

356209

琴之爲器起於上皇之世後聖承承益加潤飾其聲
鍾山水之靈氣其制則備律呂之殊用可以包天地萬
物之聲可以考民物治亂之兆是謂八音之輿衆樂之
統也自伏羲作琴而樂由此興女媧氏之笙簧朱襄氏
之瑟葛天氏之八闋陰康氏之舞伊耆氏之土鼓黃桴
葦籥源流以流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帝嚳作六英
堯之大章舜之九韶皆資琴以成樂三代之盛此爲重
焉周官大司樂缺六字之奏宗廟也關雎之詩
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施之房中也鹿鳴之詩云我有
嘉賓鼓瑟鼓琴作之朝廷也禮云春誦夏弦太師詔之
教之庠序也士無故不徹琴瑟施之閨門也故奏之宗

琴史序

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房中則后妃和順作之朝廷則君
臣恭肅教之庠序則俊造成德施之閨門則長幼咸序
是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充養行義防去淫佚至於移
風易俗遷善遠罪而不知者琴之德也故古之君子未
嘗不知琴也達則推其和以兼濟天下窮則寓其志以
獨善一躬其操弄遺名或傳於今孔子既沒下逮戰國
禮樂廢缺人忘其學寢及漢唐之間薦紳士夫不以樂
爲事間有賢智異能之士超然遠覽得意於徽弦之間
載在前史班班可述後之君子宜爲之哀次而褒顯也
余經述之暇每願學焉而病故相仍是以未就嘗謂書
畫之事古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竊用慨然因疏其

所記作琴史方當朝廷成太平之功謂宜制作禮樂比
隆商周則是書也豈爲虛文而已元豐七年正月吳郡
朱長文伯原序

琴史序

二

曾伯祖樂圃先生早年登乙科絕意仕進篤志於學博極羣書深造於道故立言足以垂世五經辨說春秋通志學者賴焉琴臺吳郡之志俯察尤詳文集且成百卷中罹兵火遺失過半所幸通吳二志猶完文集收拾散亡僅存什一俱已鈔版又有所著琴史六卷經史百家稗官小說莫不旁搜博取上自唐虞下迄皇宋凡聖賢之崇尚操弄之沿起制度之損益無不備載使隆古正始之音味平人心陶成善化人知崇雅黜鄭樂正得所復見於今者是書深有功焉藏之既久恐遂湮沒敬刻於梓以永其傳亦欲俾後學知我伯祖讀書之不苟也紹定癸巳立秋日姪孫正大謹書

琴史序

長文字伯原其先越州剡人世仕吳越祖憶宋太宗朝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知邕州累贈刑部尚書由開封來蘇州又爲蘇州人父公綽光祿卿知舒州長文方在娠所生周夫人夢覆錦衾或曰是生子能文矣長文十歲能屬辭讀書輒竟夕從泰山孫明復授經於太學書無所不知尤邃於春秋博文強識篤學力行年十九擢嘉祐四年乙科進士第吏部限年未即用時公綽守彭長文不俟燕歸州人榮之旣冠授祕書省校書郎守許州司戶參軍以墜馬傷足不肯從吏趨郊祀公綽欲以任子恩勾長文幕官長文推與其季從弟丁父憂家居凡二十年築室郡治西偏故

琴史誌

吳越錢氏金谷園知州章岵表曰樂圃鄉人遂稱爲樂圃先生郡將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往見之以後爲恥名動京師元祐中起爲本州教授州有兩教授以長文故也同舉者楚州徐積福州陳烈時號三先生長文早歲作東都賦論者謂不減班張太沖其教人先經術而後詞章授學者春秋洪範中庸無慮數百先是范仲淹始建州學歲久隳廢其子純仁以侍郎制置江淮漕事復請修構長文有力焉吳中水災長文陳五浦之利不果行又作救荒議四篇上知州黃履行之民賴以安歷五考召爲太學博士著釋問以見意紹聖間改宣教郎除祕書

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元符初卒年六十哲宗
嘉其清賻絹百匹喪歸州人迎於境上博士米芾爲
表其墓長文資稟忠樸雖在布衣慨然有用世之志
暨出仕以田疇委諸弟惟藏書二萬卷於樂園且曰
以此遺子孫不賢於多財邪所撰春秋通志二十卷
遠稽董生劉歆所論之偏而本之於孔氏旁采程門
兄弟立言之要而充之以自得又有書贊詩說易辨
禮記中庸解琴臺志琴史六卷蘇州續圖經五卷又
撰次古今文詞爲吳門總集二十卷樂園文集一百
卷書倣顏魯公法所集周穆王以來金石遺文名人
筆迹作墨池閣古二篇藏於家其敘琴史有曰方朝

琴史誌

二

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
文哉其志槩可見矣從子良在忠義傳五世孫寤矣
誌



朱長文 伯原



帝堯

帝舜

大禹

成湯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周公

孔子

許由

夷齊

箕子

微子

伯奇

介之推

史魚

顏子

子張

子夏

閔子

子路

曾子

原思

宓子賤

帝堯

帝堯宅天下其聖神之妙用則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也其事業之餘迹則巍巍乎其有成功者也揚子嘗云法始乎伏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峭峭夫琴者法之一也當大章之作也琴聲固已和矣舊傳堯有神人暢古之琴曲和樂而作者命之曰暢達則兼濟天下之謂也憂愁而作者命之曰操窮則獨善其身之謂也夫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堯孰能當之

帝舜

舜繼堯位刑政日以明禮樂日以備孔子敘書斷自唐虞言天下之治前此則未備後此則無以加也帝之在

側微也以琴自樂孟子曰舜在牀琴蓋雖更賤象之難而弦歌不絕所以能不動其心孝益烝也舊傳有思親操此之謂乎及有天下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其辭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當是時至和之氣充塞上下覆被動植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和之極也

大禹

大禹悼鯀績之不成而哀堯民之墊危於是乘四載歷九州過家不入以平水土觀洪水襄陵泛丘乃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溢潺潺志在深河也名曰禹操或曰襄陵操及嗣舜之業嘗作大夏夏大也言治水之功為大也

成湯

成湯承契之基逢夏之亂脩仁行義以率諸侯嘗出野見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舊云有訓畋操其謂此乎或曰畋畋操也蓋湯聘伊尹於畋畋而作也

太王

太王嗣后稷公劉之烈居於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欲者吾土地也我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

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舊說雖如此詩不云乎古公
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
宇又曰周原膺膺萑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蓋岐
之地美於齒其遷於岐也非苟然也謀之素也余作詩
說嘗言之矣太王於是作岐山之操蓋以思積累之艱
難而悼戎狄之猾也韓退之謂岐山操為周公之作然
據琴操云太王自傷德劣不能化為夷狄之所侵喟然
歎息援琴而鼓之則宜為太王自作也其辭曰戎狄侵
兮地土移遷邦邑兮適於岐烝民可憂兮誰者知嗟嗟
柰何余命遭斯太王能責已而拊其民是以肇基王迹
不亦美哉

琴史卷第一

三

王季

王季太王之子太王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
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祇迪厥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
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
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
王季既立思太伯不得見於是作哀慕之歌見於琴操
其首云先王既徂長實異都哀喪傷心未寫中懷又曰
瞻望荆越涕淚雙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
寫我憂嗚呼太伯王季孝友純至周室席是以王其積
德可謂深厚矣詩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其此之
謂乎

文王

文王當紂之時獨行仁政養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
暇食以待士伯夷叔齊太顛閎夭散宜生之徒皆往歸
之崇侯虎譖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
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莘氏
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
仲而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西伯之在羑里也演益
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及其出也作拘幽操或曰離憂
操所以傷己之不幸而不敢怨也琴操載其辭惡紂而
欲誅之後人之所述也豈文王之心哉三分天下以服
事商文王之心也韓愈作羑里之操卒句云臣罪當誅
今天王聖明此知之矣然則紂不赦則文王如之何曰
揚子云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缺為聖人聖人既受
天命雖紂如文王何昔孔子嘗學文王操於師襄蓋文
王所製操非一後人不能盡得其傳也琴操有云文王
既得太公作思士曲此殆是歟

琴史卷第一

四

武王

武王既承文考之緒終其伐功一戎衣而天下定還至
於周中夜不寐周公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我未足
天保何暇寐舊傳有克商操蓋雖集大統而未忘天下
之憂也非幸紂之亡而矜其武功也

成王

成王即位年在幼冲能任周公以政七年有成禮樂大備囹圄空虛於是周公歸政天子天子垂拱守成而頌聲洋溢瑞物惣至乃作神鳳之操召康公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此之謂也

周公

周公以聖人之才佐文武定王業相成王致太平於是四海和會越裳氏重九譯而來貢周公曰此非旦之力也文王之德也廼援琴而鼓之故曰越裳操喜遠人之服而歸美於先王也或云又有臨深操蓋言當天下之任而益加恭慎也當周公之制禮也詩之二南雅頌皆奏之於歌詠播之於管弦然則二南雅頌者亦為琴之曲也是故作之朝廷則君臣和而治本成作之鄉黨則仁義脩而人倫厚作之閨門則父子親而家道正作之庠序則師友悖而學藝成琴之所補豈小哉是以君子重之

孔子

孔子生周之季逢魯之亂轍環天下而不遇於世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聞而懼謀間魯以疎孔子於是盛飾女樂以遺魯君時季桓子專政亦不悅孔子之用也乃父女樂君臣遊觀三日不朝孔子以謂魯君臣之志荒不在於治不足與有為遂去之他邦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

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然猶裴回不忍去復迴望魯國而龜山蔽之乃歎曰季氏之蔽吾君猶龜山之蔽魯也故作龜山操其辭有云無斧無柯柰龜山何斧以喻斷柯以喻柄無斷割之柄則不能去季氏也自魯適衛過曹鄭遂至陳久之復適衛既不得用將西見趙簡子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矣夫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陬操者蓋琴操所謂將歸也其辭曰秋水深兮風揚波船檝顛倒更相和歸來歸來歸為期秋水深者險難也風揚波者威暴也船檝顛倒者行不以道也遭時如此不歸何以哉又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臯臯眷然顧之慘焉心悲中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鄴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及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講誦弦歌不輟後自衛反魯遇隱谷有幽蘭獨茂子喟然曰蘭香草也而與衆卉為伍如聖賢倫於鄙夫也乃作猗蘭操其辭有云如何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之處感憤之深切也又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蒨蒨其阪仁道則邇求之若遠遂迷下復自

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粱甫迴連枳棘
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實潺
湲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後歸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
子亦不復求仕於是刪詩定書論禮正樂作春秋贊易
道而六經之道燦然大備矣其刪詩三百也孔子皆弦
歌之合於雅而後取也莊子云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
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
漁父者下船而來此因夫子之好琴而寓言也孔子以
魯哀公六年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余嘗讀龜山之辭
而哀至聖之不得位聽將歸之歌而傷濁世之多險難
聞倚蘭之名而歎盛德之不遇時也然則使孔子見用

則魯將復興乎曰夫子之爲司寇也外沮齊侯以壯邦
君之威內墮三都以削大夫之勢可謂勇於有爲矣使
其得志之久則將興魯尊周以復文武之治故曰如有
用我者三年有成豈過論哉

許由

許由堯時隱人也舊說云堯嘗遜天下於許由許不受
且恥之逃去隱於箕山故傳有箕山操今山上有冢存
焉太史公嘗疑之謂其不概見於六藝也雖然說者傳
之尚矣庸得略耶古聖人之清者固有不以天下易其
樂揚子謂由無求於世信矣凡琴操之名於後者或其
自作之或後人述而歌之耳

夷齊

夷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以國讓其弟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於是與叔齊偕歸
之及武王伐紂獨二人者以爲不可武王不聽遂不食
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
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
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此所謂采薇操也遂
餓死於首陽山蓋恥商周干戈之事而思堯舜揖讓之
節萬世之下聞其風者亂臣爲之悚懼孔子以謂求仁
得仁孟子以爲聖之清者

箕子

箕子者紂之族也太史公云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人
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是彰君之惡而
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
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也予嘗考之箕子事紂爲
太師王子比干爲少師箕子先諫紂怒而囚奴之比干
又諫紂怒而殺之微子知其必亡遂去孔子曰微子去
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商有三仁焉所謂爲之奴
者紂使爲之耳武王數紂之罪曰囚奴正士及其克商
也釋箕子之囚非佯狂也離拘之作蓋自痛悼罹於拘
囚也易曰內難而能正其志此之謂也

微子

微子者紂之庶兄也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欲死之則懼商祀遂滅於是去而歸周孔子稱仁焉嘗作傷殷操蓋見其暴亂以至於顛隳所以寓哀於絲桐也成王既誅三監命微子以嗣成湯之後爲周室所賓禮云

伯奇

伯奇者尹吉甫之子也吉甫以詩顯於周宣王之時吉甫長子曰伯奇次曰伯封伯封繼室之子也故欲立之給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君登臺觀之乃寘蜂領中顧伯奇曰蜂蠆我趣爲我掇之吉甫望見以其妻之言爲信於是放伯奇伯奇自傷無辜見疑作履霜操以寓其哀其辭有云孤息離別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余每聞其音未始不爲之嗟惻也其父始非不賢而卒蔽於讒以滅天性命也夫莊子所謂人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信夫

介之推

介之推者事晉公子重耳重耳被讒得罪於獻公奔亡在外十九年子推從行備歷勤苦及公子即位是爲文公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且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遂隱而死嘗作龍蛇之歌曰有龍矯矯遭天譴怒卷排角甲來遯

於下志願不與蛇得同伍龍蛇俱行身辨山墅龍得升天安厥房戶蛇獨抑摧沈滯泥土仰天怨望綢繆悲苦非樂龍伍悞不眴顧蓋既有此辭則時人當播之絲桐之間矣之推秉志高厲遯而去之風烈凜凜足以傲貪而矯浮矣

史魚

史魚者衛靈公之大夫也孔子嘗稱其直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魚患之以諫公公不聽史魚病且死戒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我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魚死其子不敢違靈公弔之問其故知以尸諫也有諫不違之歌見於琴操然琴操言其飲藥以死殆非也家語劉向新序俱云病耳

顏子

顏回字子淵道德充茂去夫子一間耳孔子缺之門人蓋未有不知樂者況子淵乎故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知樂之致也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曰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

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顏回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聖門之高弟也既除喪而見夫子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也禮經稱焉

子夏

卜商字子夏以文學見稱大君子之門嘗受書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有人亦樂無人亦樂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古者喪既除必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子夏之志所以使民企而及之者也子張之志所以使民俯而就之者也其行雖不同同歸於正而已

閔子

閔子騫名損以孝見稱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謂其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瑟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

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若是乎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我向見貓方捕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曰是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然則登孔氏之堂者孰非知樂者乎

子路

仲由字子路以政事才勇著名嘗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危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不忘商紂好為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種德含和而終昌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今由也匹夫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夫子雖稱其改而子路卒不得其死

豈其禍難之萌先見於音聲夫子知而戒之乎夫子遭厄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病莫能興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來我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懼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及孔子之於宋宋人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俗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是非丘之罪也命矣夫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圍者解甲而罷蓋孔子之門雖造次顛沛不舍弦歌是以處窮而彌泰獨立而不懼終致於無

事也

曾子

曾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晚事孔子當孔子之在陳蔡也曾子少未及從行故孔子論德行不及曾子孔子還魯而曾子行益高故爲之作孝經曾子嘗耘瓜誤斷其根曾皙怒擊之幾死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向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然孔子聞之而怒曰舜之事瞽瞍小捶則待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今參委身以待暴怒殫而不避既死則陷父於不義矣曾子造孔子而謝過曾子嘗夢狸不見

其首以爲不祥援琴而鼓之作殘形操有立於戶外而聽之者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見其首也蓋夢狸而無首此爲怪祥君子居正以俟命福至不喜禍生不慄故鼓琴以寫其意而曾子卒無禍後之君子可以監矣又有歸耕之曲曰往而不返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見於琴操萬世之下言孝者必稱子輿美夫

原思

原憲字子思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居環堵之室子貢乘肥馬衣輕裘往見之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捉衿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曰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慙色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舊傳有商頌操此之謂也余嘗於語觀原思之問夫子之荅知其道甚高志甚完未嘗不歎慕其賢也

子賤

宓子賤名不齊爲單父宰彈鳴琴聲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子賤任人子期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故異也然子賤豈徒鼓琴而已哉固能作樂以平心氣審音以知政教心氣既平政教既得有不治哉孔子稱之曰君子哉若人賢之深也單父至今有子賤祠及琴臺存焉

琴史卷第一

棟亭藏本丙戌九月
重刻于揚州博覽

琴史卷第一

五

琴史卷第二

涓子

琴高

朱長文 伯原

冠先

楚商梁

師曠

師襄子

瓠巴

師文

鍾儀

師經

榮啓期

伯牙

鍾子期

鄒忌子

雍門周

子桑

屈原

宋玉

卞和

牧犢子

商陵牧子

霍里子高屠門高附

龍丘高

樗里牧恭蕭政附

三士離須明先附

衛女

百里奚妻

琴史卷第二

伯姬伯母

樊姬

魯女

毛女

涓子

涓子古之仙者也好餌朮又授伯陽九仙法乃得不死嘗著天地經四十八篇琴心論三篇為道家所貴余恨未獲見其書也劉向贊之曰涓老餌朮享茲遐紀九仙既傳三才乃理赤鯉投符風雲是使拊琴幽巖高棲遐峙夫道家本清淨無為猶資琴以和其神況汨汨塵空可不思雅音以滌煩滯耶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能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

遊冀州涿郡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齋潔待於傍設祠琴高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去劉向贊云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沈涿中出躍鱗鱗入漂清中是任水化其樂無窮此皆靈仙以琴自娛養者也

冠先

冠先者宋人也有道術釣於睢水之旁宋景公問道不告即害之後人見其踞城門之上鼓琴數十日而去鄉人家家奉祠焉劉向贊之曰冠先惜道術不虛傳景公戮之尸解神遷歷載五十撫心來旋夷俟宋門暢意五弦蓋仙類能琴其奇指孰得而聞哉

琴史卷第二

楚商梁

楚商梁老或曰莊王也聲之誤以為商梁耳琴操云商梁出遊九臯之澤覽漸水之臺張罟罾周於荆山臨曲池而漁疾風實電冥大水四起霹靂下臻玄鶴翔其後白虎吟其前矍然而驚顧謂其僕曰今日出遊豈非常之行耶何其災變之甚也於是商梁歸其室琴而歌作霹靂引余以謂苟非人君則何以出畋獵如此之盛遇風電如此之懼耶其云莊王者殆是歟昔人有云楚莊王無災而懼此亦近之其卒句云國將亡今喪厥年夫畏天之威而惟危亡之憂者所以不亡也舊傳莊王有琴名繞梁然則莊王固能琴耶

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人也生而失明然博通前古以道自將諫諍無隱或云嘗為晉太宰晉國以治蓋非止工師之流也其於樂無所不通休咎勝敗可以逆知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已而果然至於鼓琴感通神明萬世之下言樂者必稱師曠始衛靈公將之晉舍於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不聞乃召師曠問其故且曰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曠曰諾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

琴史卷第二

三

聞新聲請奏之即令師曠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聽平公曰何道云師曠曰師延所作也商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此何聲也師曠曰此謂清商者不如清徵公使為清徵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於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角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聽之將敗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晉國大旱赤地

三年然則琴者樂之一器耳夫何致物而感祥也曰治平之世民心熙悅作樂足以格和氣暴亂之世民心愁感作樂可以速禍災可不誠哉世衰樂廢在位者舉不知樂然去三代未遠工師之間時有其人若師曠者可不謂賢哉及夫亂久而極雖工師亦稍奔竄是以摯干繚缺之儔相繼亡散而孔子惜之也

師襄子

師襄子蓋魯人論語所謂擊磬襄者是也夫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襄子曰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

琴史卷第二

四

矣孔子曰未得其為入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入矣為黜然而黑頎然而長曠如望洋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夫以琴為聖人師其工妙矣然師襄之學徒知其音聖人之學必得其意其過襄遠矣其先授以聲而未授以名者蓋古人之教人者常待學者之自得而未盡告也自得則悟之深而左右逢其原矣

瓠巴

瓠巴者楚人也善鼓琴而鳥舞魚躍和出於中而物格於外藝之至也或曰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蓋其兼善

於瑟也

師文

師文鄭人也棄家從師襄游柱捐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而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冰威立散將終命宮而

琴史卷第二

五

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夫心者道也琴者器也本乎道則可以周於器通乎心故可以應於琴若師文之技其天下之至精乎故君子之學於琴者宜正心以審法審法以察音及其妙也則音法可忘而道器冥感其殆庶幾矣

鍾儀

鍾儀者楚人也見拘於晉晉侯觀於軍府見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乃命歸之當衰亂之世賢者

任於伶官至其執於強國猶能守節自免也

師經

師經者事魏文侯使經鼓琴問曰使我言而無見違不亦樂哉師經以琴撞文侯不中左右請誅之師經曰臣聞堯舜為君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為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吾君也文侯釋之不加罪古者工執藝事以諫雖在戰國猶或餘風尚存文侯能容之賢哉

榮啓期

榮啓期魯之隱者也孔子遊於泰山見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之樂多矣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

琴史卷第二

六

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而死者吾今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孔子既聞琴為之說樂三日其和聲所感如此夫人之常情不樂乎內而樂乎外是以貧則思富賤則慕貴生則懼死乃僥覲於性分之表沈酣於聲利之域而不能自復者皆是也如啓期之樂人孰無之柰何不樂哉故道家者流喜稱啓期之為人足以警夫貪而不止者也

伯牙

伯牙古之善琴者也見稱於春秋之後雜見於諸家之

書嘗學鼓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神妙寂寞之情未能得也成連曰我雖傳曲未能移人之情我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與子共事之乎乃共至東海上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我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日不返牙心悲延頸四望寂寞無人徒聞海水洶涌羣鳥悲鳴仰天歎曰先生亦以無師矣蓋將移我情乎乃援琴而作水仙之操云荀卿嘗曰伯牙鼓琴六馬仰秣鳥獸猶感之況於人乎

鍾子期

鍾子期楚人鍾儀之族伯牙之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之伯牙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

琴史卷第二

七

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子之聽夫汝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知音也子期夜聞擊磬者聲甚悲旦召問之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死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偶睹之意欲贖之無財又身爲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子期曰悲在心非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人而木石應之以至誠

故也蓋子期於音皆然非獨琴也夫志有所存則見於音君子知其音以逆其志則得焉或識於斯須之間或知於千載之下合若符節周衰樂散世罕知者以伯牙之藝而獨一子期能知其志子期死是以發憤而絕弦也後之人知其曲者鮮矣又況察其音亦鮮矣又況探其志者乎

鄒忌子

鄒忌子者齊威王之相也號曰成侯始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鄒忌子推戶入室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鄒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

琴史卷第二

八

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蓋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我以是知其善也何獨語音治國家而弭人民則皆在其中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王曰善忌善推琴之理以通於政悟主心以取相印當是時齊國天下莫彊焉信乎鄒忌善知音而威王善用人也然則君子之爲琴也豈止繁弦美奏而已哉固將以治人也子賤以爲一邑鄒忌以相萬乘皆有得於琴者也

雍門周

雍門周齊人也雍門者齊之東門也始韓娥東之齊置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攬三日不絕左

右以其人不去過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長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止忘向日之悲也故雍門之人特喜歌哭效娥之遺聲至周尤稱爲能始以哭於孟嘗君又繼之以琴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周曰臣獨焉能使足下悲乎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詘折擯厭無所告愬臣一爲之援琴則涕零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旗舞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野遊則馳

弋獵乎平原廣囿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千秋萬世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旣已壞曲池旣已漸墳墓旣已平嬰兒英湖嫌諱子樵采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爲之悲慘泣焉承臉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拂羽角孟嘗君涕泣增哀下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蓋雍門生者齊之辯士也彼見孟嘗擅執國命久矣又方以薛驕齊忽於遠謀上不能尊其君下不能定其嗣故以琴諫其後孟嘗君死諸子爭立國遂絕而齊亦衰矣

子桑

子桑者莊周嘗稱之子輿與子桑友而霖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者命矣夫周雖多寓言然傳識於幽遐之士固亦有實矣古人處窮厄而弦歌不輟者所以平其心氣而不至隕穫也寧死而已肯蹈於非義哉

屈原

屈原者楚之賢大夫懷王之時秦欲吞兼諸侯屈原爲

楚使於齊以結其援秦聞而患之使張儀賂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共譖屈原遂放於外懷王絕齊與秦爲秦所欺客死於秦爲天下笑及襄王立又聽讒放屈原於江南屈原眷眷於楚雖遭擯逐而不忍去其國也雖在厄窮而猶冀悟其君也然卒不復屈原發憤恥居濁世自投汨淵以死世傳有自沈曲而離騷之名亦播琴中其感憤傷切猶有遺音疑後世推其意以度此曲故然也

宋玉

宋玉者楚人也爲屈原弟子善賦類屈原而哀傷感憤曲伸諷諭楚威王嘗問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不

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千人其為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之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十人其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以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此雖言歌通於琴也玉又自云嘗援琴為和竹積雪之曲然則玉固為琴矣當戰國時雖俗聽已喜哇淫而古曲猶有存者如陽春白雪是已去古寔遠雅聲益訛惜哉

卞和

卞和楚人也得玉璞獻之楚王王使玉工相之曰石也王以為詐刑之王薨復以獻王又使玉工相之亦曰石

琴史卷第二

士

也王以為詐再刑之及共王即位卞和奉璞哭於荆山中共王聞之問其故對曰寶玉以為石正士以為謾此臣所以悲也共王命剖璞觀之果玉也天下謂之和氏之璧和既伸其志於是有信立追怨之歌見於琴操夫為和之計者胡不自琢而藏之蓋以天下之寶希世之珍必為國器不忍以為一己之私也然抱之他邦何往而不售雖屢刑其足猶眷眷於其國卒泮羣疑而章至寶豈非忠厚哉

牧犢子

牧犢子者年七十而鰥居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竝飛有感而作朝飛之曲事見琴操夫聖人在上民不罹於兵

役不勤於財用則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豈復有牧犢之歌哉聞其聲足以戒也嗚呼匹夫銜冤則陰陽為之感動庶士抱怨則金絲為之增哀為政可不慎歟

商陵牧子

商陵牧子者娶婦無子舅姑將去之婦聞中夜而起倚戶悲嘯牧子於是援琴鼓之作別鶴之操為物介潔而薄於情欲蓋既以傷離又自勉以義也韓愈作操辭云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安可相隨飛雖有所不忍其如義何哉

霍里子高

屠門高附

霍里子高者蓋隱君子也為朝鮮津卒旦方刺船有狂

琴史卷第二

士

者被髮提壺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遂溺而死於是撫篳篥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隨河死當柰公何曲終遂投河而死子高聞而悲之乃援琴而鼓之作篳篥引以象其聲所謂公無渡河曲也然則古人豈無意耶蓋嗟世之人怵於勢汨於利視熾危不少知避以至罹禍喪軀者多矣其與狂者之蹈深淵何以異哉故作此引足以戒也又琴操有屠門高者秦倡也秦時采天下美女以充後宮幽愁怨曠成致災異屠門高為之作琴引以諫焉然太史公作滑稽傳獨不及高者何耶琴操之言未足盡信也

龍丘高

龍丘高者楚人也久客倦游思歸於楚心悲不樂於是彈琴作楚引以象其風俗摠其志意焉彼思歸而不得者將迫於干戈困於艱窶使然是亦足哀也已

樗里牧恭附 聶政

樗里牧恭報父之讐竄於山澤夜聞馬鳴以爲追吏遽奔而亡詰朝視之乃有馬迹意謂天馬也曰天以此警吾耶於是深遜於澤中援琴鼓之作走馬引以象天馬之聲恐懼之狀也以其發於義烈故君子有取焉耳琴操又有聶政刺韓王曲云聶政嘗遇仙人教以鼓琴琴成入韓其事與史記聶政傳大異史記云刺韓相俠累此云韓王宜從史也此曲雖載之樂家然刺客之事非

琴史卷第二

三

管弦所宜也

三士離須明 光附

其思革子城與石文子叔愆子三人詣楚至於險阻而逢飄風暴雨絕糧無衣度不能竝生於是二人者以革子爲貴共推衣餉以活革子而二人者死之及革子至楚楚王燕之革子引琴爲別散之聲王聞而問焉革子道其故楚王曰嗟乎乃如是邪乃賜革子金而命葬二子故有三士窮之曲又有其門離須者其兄從軍久不歸而離須復當遠行轉餉離須有季弟將使寓於他室弟淚不忍別欲從其長兄離須固止之而弟固欲往及離須還訪弟而不得故有子安之曲又有楚明光之子

組始明光事楚昭王銜命使趙有羊申甫者譖其有他志昭王怒將囚明光明光遜去其子組作追怨之歌嗟乎聞三士窮之曲可以篤朋友之義聽子安之篇可以友悌之情觀追怨之歌可以進忠孝之誠雖然其事不參見於他書疑其姓名有抵牾故共爲之傳以存其槩云耳

衛女

衛女者嘗作思歸引見於琴操云涓涓泉水流及於淇有懷於衛靡日不思今國風有泉水之詩與此頗同其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以自見即其事也聖師善其旣嫁而能憂其宗國又以禮格情故有取焉耳琴操以謂邵國聘之而君薨其太子欲留之女不從遂死蓋不見毛氏詩耳操與經傳不合者多矣余不暇悉糾其謬也

百里奚妻

百里奚妻者當其夫之窮阨而相夫及旣相秦迺託爲澣婦一日百里奚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拊弦而歌曰百里奚初娶我持五羊皮臨當別行食乳雌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章皆類此乃知其爲故妻也於是還爲夫婦亦可謂女子之善爲謀者矣當其夫之得志美色盈前聞故婦之來則將悞嫉以加害不託爲澣婦則孰爲通哉

琴史卷第二

十四

伯姬保母

伯姬保母者嘗作伯姬引存於琴操伯姬者魯女也為宋共公夫人共公薨守禮固節魯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春秋賢之其母悼伯姬之遇災故作此引嗟乎伯姬之高行絕於人遠甚百世之下聞其事者可使豔妻潔淫女靜況聆其聲乎

樊姬

樊姬者楚莊王之妃也莊王愛幸樊姬不敢專席飾眾妾使更侍王以廣繼嗣之路一日莊王罷朝而晏樊姬

琴史卷第二

五

問其故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之姬曰妾幸得執中櫛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王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得為賢明日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稽首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以其君霸莊王曰吾國所以治者樊姬之力也樊姬自以諫行志得作烈女引曰忠諫行兮正不邪眾妾夸兮繼嗣多琴操雖有此辭殆未足盡樊姬之意也嗟乎樊姬可謂烈女矣於宮中有逮下之惠於朝廷有進賢之助足以為後世法矣

魯女

魯女者魯之次室女也當未嫁時倚柱吟嘯有憂國傷民之心鄰人疑其欲嫁此女於是自傷懷潔致疑入於山林見女之正喟然感歎乃作正女引曰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拔合秀英兮修身養行建令名兮厥道不移善惡并兮屈躬就濁世徹清兮蓋嗟濁世之不見知也然琴操謂其自經而死此殆非也人雖疑之心自無作以死誰對邪古人雖重義舍生於此而死非義也古之女子且有閔時之心況君子哉

毛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所止巖中有鼓琴聲劉向贊云得意巖岫寄歡琴瑟

琴史卷第二

六

琴史卷第二

棟亭藏本丙戌九月
重刻于揚州樓院

琴史卷第三

朱長文 伯原

漢高祖

漢元帝

元后趙后附

四皓

竇公

周太賓

稷丘君

淮南王安

司馬相如

張安世

師中

趙定龍德

劉向

王昭君

宋勝之

桓譚

劉昆

梁鴻

馬融

蔡邕

蔡琰陳脩明附

杜夔

孫登

阮瑀

三阮

季流子

嵇康

琴史卷第三

嵇紹

顧雍

顧榮

張翰

漢高祖

漢高祖既定暴秦帝天下十三年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老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也筑似琴而後人播之絲桐名曰大風起者號令及天下也雲飛揚者潤澤加生民也安得猛士守四方者憂海內之未輯寧也王通曰大風

安不忘危此之謂也

漢元帝

元帝嗣承孝宣柔仁好儒而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別節度窮極幽眇夫為人君而知音樂固宜去鄭復雅以成一代之樂孝元徒能鼓之而不聞有所更化曷益於治哉元帝子定陶王亦知音帝稱其才史丹曰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器人於絲竹鼙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于丞相衡可以相國也蓋徒知音而不能復雅固一技耳

元后趙后附

元后王氏父曰禁其母趙郡李氏女也后幼時使卜數

琴史卷第三

者相之曰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迺教后書學鼓琴五鳳中獻之年十八矣其後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蓋其藝亦足以過人故能起於賤微也又孝成趙皇后祖大力父萬金皆工習音樂至后以歌舞召入宮大幸立為皇后亦善鼓琴為歸風送遠之操有寶琴曰鳳凰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烈女之象蓋能飾其器未必能樂其音也終為漢之褒姒云

四皓

四皓者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此四人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采芝以食故傳有采芝操及高祖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東帛致

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高祖客以
遇焉太子得以爲羽翼遂用自安蓋四賢者皆避世無
悶者也彼聞秦滅漢興豈不欲一出哉蓋高祖召之禮
不備故不至太子召之禮備故至然度太子材不足以
有爲也故雖至而復去焉王元之以謂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也

竇公

竇公者逮事魏文侯爲樂工至文帝時生百八十年矣
文帝問之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伎遂
教鼓琴臣導引之餘無所服餌出其書乃周官大司樂
章也享壽之遠如此豈非內無情欲之惑外有聲樂之

琴史卷第三

三

助以致然邪更秦之暴而能存古書可謂能乎其業也

周太賓

周太賓于秦時學道與巴陵侯姜叔茂居句曲山下多
才藝尤精於琴以教麋長生孫廣田廣田即登也登能
彈獨弦而成八音本太賓教之也太賓復爲蓬萊左卿
又傳馬明生隨神女入石室金牀玉几彈琴有一弦五
音竝奏此仙家之異也

稷丘君

稷丘君者泰山下隱者也當武帝時已老矣而齒髮倪
黑帝嘉之屢有賜予及東巡泰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
黃衣抱琴來迎拜武帝曰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

數里果然帝還爲稷丘君立祠焉其所以抱琴者示其
常所從事也

淮南王安

淮南王安厲王之子好書鼓琴故傳有八公操八公者
皆神仙也以王好道術乃往謁之初請門皆鬚眉皓素
俄化爲十五童子露鬚青鬚色如桃花王聞之徒跣出
迎以登思仙之臺張綺帷設象牀燔百和之香進金玉
之几執弟子禮以求教八公復爲老人告王曰吾一人
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一人能收繫虎豹役使鬼神一
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一人能乘虛越海呼吸千里
一人能入蹈水火兵刃莫中一人能變化轉徙惟意所
爲一人能防災辟害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爲金乘龍
太清在王所欲王遂受丹經藥成未服會雷被事天子
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曰可以去矣乃與王登仙山大
祭即日登天然漢書以爲安自殺不著其仙去也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以文章名漢世而少善鼓琴
嘗客游臨邛臨邛令與之相善邑富人卓王孫知令有
貴客爲具召之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君善綠綺
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卓氏女文君竊從戶
窺心悅而好之夜亡奔相如相如納之故史氏謂長卿
以琴心挑文君嗚呼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使其無卓氏

琴史卷第三

四

疵豈不爲完士哉雖然其晚節稱疾閑居不慕榮貴斯可尚也

張安世

張安世字子孺御史大夫湯之子年十五爲侍中善鼓琴能爲雙鳳雛鸞之曲後封富平侯爲衛將軍

師中

師中東海下邳人傳言師曠之後喜雅琴漢志有師氏八篇中所作也或云師中爲漢武帝鼓琴而奏琴書其後下邳人猶多好琴以中故也

趙定龍德

趙定者渤海人也龍德者梁國人也宣帝元康神爵間數有嘉應帝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二人者能鼓琴帝皆召之入見宣室使鼓琴待詔定爲人尚清靜少言語時閒燕爲散操聞者多爲之涕泣漢志載雅琴趙氏十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即此二人所作也劉向云雅琴之意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惜哉二書之逸不克究其詳也漢世雅樂未立鄭音作於朝廷達於天下獨定也德也中也以雅琴爲事蓋好古博雅之士也

劉向

劉向字子政漢世大儒嘗作琴傳并頌向博極羣書所著必精備余不得見之惜哉或云揚子雲嘗制琴清英

今皆逸矣

王昭君

王昭君名嬀始以良家子事漢元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求姻於漢帝以昭君賜之昭君色殊絕不見荅於元帝而遠嬪虜庭單于以爲闕氏然終不能忘漢也於是作怨曠之歌見於琴操其後詞人歌詠載於樂府者多矣

宋勝之

宋勝之字即子南陽安衆人也以孝慕信義聞友太原郇越楚國龔勝師事兗州刺史閻蘭蘭爲荊州請勝之爲從事勝之辭焉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太原太守陳咸使勝之兄弟其姊召之姊不肯曰勝之有高世之節我呼之將來以我損勝之高節亦不願也咸乃止更別使人呼之果不來元始三年卒或曰勝之常挾琴牧羊巨澤中漢王知其賢將聘之屬以政勝之聞之曰廢牧羊之任而委四海之務我弗爲也竟逃山中不起

桓譚

桓譚字君山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建武中大司空宋仲子薦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仲子聞之不悅伺譚內出

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誚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仲子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仲子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令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蓋譚之知音兼於雅鄭不能守雅而奏鄭以求悅於上宜其見咎於君子也前史又言譚嗜樂何其好之不醇也歟少時數從揚雄劉歆辨析疑異嘗謂子雲大才而不曉音子雲曰事淺者易喜理深者難識卿何不識雅頌而好鄭聲也蓋子雲識其不能為醇儒

琴史卷第三

七

耳譚又嘗曰我志樂聽音終日而心不足由是察之深其旨則欲罷不能不入其意則一過而已此所以自解也譚嘗著書二十九篇言當世行事其一篇曰琴道有發首一章會卒肅宗使班固續成之蓋能舍鄭而適雅予恨未得而見之嗚呼去古寔遠正音不聞今之為樂者其孰雅鄭之辨哉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後也少習容禮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光武時以老儒為光祿勳清角之操自師曠後不聞有能者而昆能知之蓋達於樂者也自昆之後其知之者鮮矣惜哉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肥遯之君子也與其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故終身寧為傭保而不屑祿仕者蓋有以助其樂也

馬融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高才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尤善鼓琴好吹笛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拜議郎年八十八卒融雖曉音律特以為玩而非得趣於琴者也不然何以奢侈詭隨貽譏謂哉嘗作琴賦或曰有琴歌今皆未見

琴史卷第三

八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嘗作琴賦曰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燁燁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顛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發宮商兮動角羽曲引興兮繁弦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於是繁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二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茲歌一低一昂桓帝時中常侍徐璜

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即日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行次偃師稱疾而歸後應辟累遷議郎疏論奄宦謫徙朔方既會赦還乃亡命江海迹吳會嘗經會稽高遷家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之奇聲獨絕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裂之聲知良材也裁以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名曰焦尾琴焉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將害邕邕不得已遂應命既至旬日之間歷三臺卓重其才遇邕甚厚每集燕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開益後坐卓爲司徒王允所誅天下惜之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

琴史卷第三

九

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以告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螂向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由此觀之人之善惡存於思慮則見於音聲惟知音者能知之故曰惟樂不可以僞爲人之思慮且知之則世之治亂舉不能隱矣漢世樂道廢缺如伯喈者一人而已或云邕嘉平中嘗謁鬼谷先生不遇憩於清溪遊覽巖谷山有五曲曲有幽居靈迹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王允等異之蓋所謂遊春淙水幽居坐愁秋思五弄得於此

也余以爲不然伯喈所以寓其哀思者蓋在此五曲特假物以名之耳噫伯喈始不屈於王侯而終見羈於董氏豈流殛困窘不堪其苦而聊以息肩乎將欲忠論正音規諷暴戾而感發其善心以救生民乎何所遭之不幸也邕所製焦尾琴至南齊猶在主衣庫明帝嘗以給王仲雄彈之

蔡琰 陳脩明附

蔡琰字文姬伯喈之女妙音律邕夜鼓琴弦絕琰曰第二弦邕故斷一弦問之琰曰第四弦皆不差謬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樂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不知也少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

琴史卷第三

十

子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一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以金璧贖之還再嫁陳留董祀嘗感傷亂離追悼懷憤賦詩二章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拄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膏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

極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
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
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
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
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骨肉來
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
期存亡永棄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
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
尚未成人柰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
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
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歎

琴史卷第三

士

欬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遠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
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胃腹為摧敗既歸家人盡又
復無中外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
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熒熒對孤影怛咤糜
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
大為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勉勵
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
二章曰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
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渺兮路漫漫眷東顧兮
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
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

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
春不禁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溥歲暮兮
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
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
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
悲且清心吐思兮句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
涕霑膺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
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熒熒頓起復兮
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心情心怛絕兮死復生此乃悼漢
室之圯絕嗟生民之罹災往則遭戎狄之困辱歸則痛
天性之永隔聞者可為之歎息世傳胡笳乃文姬所作

琴史卷第三

三

此其意也漢世有會稽女子陳脩明者善琴寫上虞李
氏數妙聲以教諸女及其子由由年二十號為工名聞
京師其母不善之曰由年五六十乃當為工耳由早卒
琴道不及其母然時人以為能時郎有冷仲亦識音善
鼓琴見由自以為不如乃譴之曰年少率意聲新而多
雜如作肉羹釀瓦石其中豈可食哉

杜夔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邃於聲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
所不能為魏太樂令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帝嘗對
賓客欲使吹笙鼓琴夔有難色帝怒以他事黜之或云
夔妙於廣陵散嵇康就其子孟求得此聲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有道而隱者也好讀易鼓琴性無志怒阮嗣宗嵇叔夜嘗從之遊與之語多不答叔夜將別戒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果遭非命叔夜善彈琴至見登彈一弦琴以成音曲乃歎服又嘗聞其嘯聲若鸞鳳之音振動山谷益以為異後不知所終仙家以為尸解也

阮瑀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少受學於蔡伯喈魏祖聞其名辟之不應連見逼後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太祖太祖怒瑀不從時在長安大延賓客召入怒瑀不

琴史卷第三

七

與語使就役人列瑀善解意能鼓琴遂撫弦而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其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後竝與陳琳管記室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居於魏晉衰亂之際晦迹埋照游乎四方之外也尤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以為癡而嗣宗益酣放不自拘卒於步兵校尉年五十四嗣宗能為青白眼見俗士以白眼待之母喪嵇喜來弔以白眼待之喜不懌而去喜弟康聞之

乃齋酒挾琴造焉嗣宗青眼由是禮法之士薄之如雉

矣兄子咸字仲容與嗣宗為竹林之遊而任達不殊妙解音律善彈琵琶補始平太守卒子瞻字千里清虛寡欲自得於懷亦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長幼貴賤皆為彈之神氣冲和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以太子舍人卒年三十

季流子

季流子不知何時人也阮籍嘗稱季流子向風而彈琴聽之者泣下霑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互為哀傷非為善樂也夫以哀

琴史卷第三

古

為樂者非樂之正也樂者主於和而已矣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有冠倫之才韜世之量導生以存道居正以待時而卒不見容於衰世古今所悼愍者也博綜技藝特妙絲竹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嘗著琴賦於琴德備矣其辭曰惟嵇桐之所生今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合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而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於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

則盤紆隱深崔嵬岑岳玄嶺巉巖岵峒塗丹崖嶮巖
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岷
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泉而吐溜爾乃顛波
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
濤澗汨澎湃蟹螯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
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
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葩叢集累積渙銜於
其側爾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
漏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
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
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避俗之士

琴史卷第三

五

榮期綺季之儔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嶒
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闕海濱
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
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
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隗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
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斷孫枝準量所任聖人攄思
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倕騁
神鍤袁厠朗密調齊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
籍以翠綠弦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
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
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慘亮何

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竝趣上
下累應蹀躞磔硤美聲將與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
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琳琅以流離渙淫行
而優渥祭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還而競趣
翕暉燁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今湯湯鬱兮峨
峨佛帽煩冤紆餘婆娑凌縱播逸霍漢紛葩檢容授節
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合
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於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開房
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微流芳於是器冷弦
調心閑手敏觸摠如志惟意所擬初涉綠水中奏清徵
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踟躕拊弦安歌新

琴史卷第三

六

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速餐沆
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
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弦歌之綢繆於是曲引
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擗皓腕飛
纖指以馳驚紛澀澀以流漫或裴回顧慕擁鬱抑按盤
桓毓養從容秘翫闔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漢
半散豐融披離斐曄渙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
錯糅狀若詭赴雙美竝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
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
殊時劫倚以慷慨或怨沮而躊躇忽飄飄以輕邁乍留
聯而扶疎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縱橫絡驛奔逝相逼

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環豔奇偉彈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袒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憚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趣危嚶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游鴻翔層崖紛文斐尾慊繆離纏微風餘音靡靡倚倚或樓挽撥捋縹縹瀲灩輕行浮彈明燿際惠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絲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旣豐詹以多爽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藻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

宴密友近賓蘭穀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竝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簫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泰山飛龍鹿鳴鷗雞游弦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窵蹀躞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筵之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達者不能與之嬉遊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間止非放逸者不能與之無文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滌幽情矣是故懷感者聞之莫不慙懷慘悽愀愴

傷心含哀懊悒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故愉歡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盟嘯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豫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辨給萬石以之訥孝廟其餘觸類而長之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而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於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驚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蚊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而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今體清心遠邈難極兮哀

質美手遇今世今紛綸翕響冠衆藝今識音者希誰能珍今能盡雅琴惟至人今嘗爲中散大夫時晉將篡魏叔夜不樂仕進鍾會以康負德望勸司馬誅之康臨刑顧日景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或云康遊於洛西幕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久忽有客詣之自云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亦不言姓字此說已怪不足據也知叔夜之意者惟唐之李勉乎

嵇紹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靜居私

門山濤啓用之至惠帝時爲侍中死於忠義當齊王回輔政紹嘗詣回諮事遇回讌會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回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回曰今日爲歡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私宴所不敢辭也回大慙艾不自得而退延祖可謂自重其藝也

顧雍

吳顧雍字元歎吳郡人也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專一清淨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之

琴史卷第三

九

曰卿必成遠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又字元歎言爲伯喈之所歎異也其後佐孫權安輯江表號爲賢相邕誠知人云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人吳丞相雍之孫也以才用爲晉元帝軍司馬雅與同郡張翰友善謂翰曰樂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彥先素善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坐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否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張翰

張翰字季鷹時人號爲江東步兵齊王回辟爲大司馬

東曹掾同時執政季鷹謂彥先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彥先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菰菜鱸魚遂命駕而歸任心自適不求當世遭憂以毀卒

琴史卷第三

棟亭藏本丙戌九月
重刻于揚州

琴史卷第三

十

琴史卷第四

朱長文 伯原

謝安石

劉琨

袁準

王子猷

三戴

陶淵明

賀韜

公孫鳳

段豐妻

王微及其姪僧祐

王僧虔

謝希逸

沈道虔

宗少文

蕭思話

二柳

柳遠

鄭述祖

褚彥回

沈麟士

杜棲

陶景弘

王彥

文中子

東臯子

呂方

趙耶利

琴史卷第四

司馬子微

盧藏用

趙元

元紫芝

房公

張丞相鎬

李丞相勉

韓滉及其子臯

獨孤憲公

白樂天

崔晦叔

衛次公

郭虛舟

蕭祐

董庭蘭

李氏王氏女

薛易簡

陳康

宋霽賀若存附

甘讜

孫希裕

陳拙

謝安石

謝安字安石江東名宰相也棲遲丘壑則情寄雲霄高步廊廟則功濟海內惜其材不遇時壽不伸志卒未能

混一區宇也使其得君而克壽雖伊傅蕭葛何以加諸安性好音樂常隱遯山林游賞必以妓女及晚登台輔雖暮喪猶用絲竹家有名琴後為齊竟陵王所寶以此知太傅之工琴也或曰嘗作升平調云又傳戴公從東出太傅往見之太傅輕戴但與論琴書戴無恡色論琴盡妙凡尚亦善音樂博總眾藝及為鎮西將軍鎮壽陽於是采拾樂工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尚始也

劉琨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當永嘉之亂為晉守并間却羣胡而終隕於難位至司空琨少而俊偉洞曉音律其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長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戲歎有懷土之意向曉復吹之賊竝棄圍走琴家又稱琨作胡笳五弄所謂登隴望竹吟風哀松露悲漢月傳至趙耶利復脩之奇聲妙響在於此矣

琴史卷第四

袁準

袁準字孝尼陳郡人少好琴未嘗一日徹去嘗學廣陵散於嵇叔夜叔夜斬而不傳臨終悔之官至給事中或傳孝尼乃叔夜之甥嘗竊傳其曲謂之止息然據叔夜琴賦已有廣陵止息豈自古已立此名而叔夜孝尼復潤色之耶

王子猷

王徽之字子猷逸少之子放達不羈為桓沖騎兵參軍其弟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困頓絕月餘亦卒王謝諸俊皆好聲樂太傅作相雖暮喪不廢樂逸少嘗云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其於琴也孰謂不能但史氏不暇盡言之耳

三戴

戴逵字安道隱遯當世以琴書自娛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

琴史卷第四

三

居會稽之剡縣雖迹放巖谷而常以禮法為事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累召不起乃逃於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虎丘逵潛詣之與珣遊處積旬後復還剡終不誣以卒長子勃有父風以散騎侍郎召不至次子顥字仲若少以孝聞亦不仕隱居於剡凡諸音律皆能措手勃與顥竝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曲不忍復奏遂各造新弄勃為五部顥製十五部又長弄一部竝傳於世桐廬多名山兄弟竝往遊因留居焉勃疾病醫餌不給顥謂勃曰顥隨兄閑逸非有心於語默今兄方病顥當干祿以謀救療耳乃求為海虞令勃卒遂已顥亦羸患乃就吳下養疾吳下士人共為築室有泉石林礪以象隱

所蓋恐其去也衡陽王義秀鎮京口迎至於黃鵠山憩竹林精舍義秀亟從之遊顥野服不變為之鼓琴竝新聲變曲其三調遊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曰吾東巡必宴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年六十四卒當彼之時天下方苦於干戈此三君子者不悶懷絞冕世其素履獨以琴絲為事百世之下可以革貪競而長沖泊如其清晉宋之間措紳猶多解音律蓋承漢魏嵇蔡之餘風流未遠故能度曲變聲可施後世自唐以來學琴者徒倣其節奏寫其按抑而未見有如三戴者況嵇蔡乎嗚呼安得知音之士與之共論至樂哉

琴史卷第四

四

陶淵明

陶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懷忠履潔忘懷於得喪之境古之伯夷原憲榮啓期之徒歟性不解音常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常撫弄以寄其意每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蓋得琴之意則不假鳴弦而自適矣嘗有詩云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又云樂琴書以消憂非虛言也卒謚靖節先生

賀韜

賀韜為橫陽令善鼓琴先是會稽有防風鬼屢見城邑常跛雷門上脚垂至地聞琴聲輒在賀中庭舞亦異事也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於昌黎之九城山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莫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召至鄴遂不屈數年病卒

段豐妻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幼適豐被譖見殺其父命改適遂自經死為晉史烈女

王微及其姪僧祐

王微字景玄晉相導之曾孫少好學工書解音律而不屑仕宦尤善琴并著譜序今此書亡矣為右軍諮議參軍姪僧祐字嗣宗雅為從兄儉所重時善莊老亭然獨立不交當世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弟可謂朝隱荅曰臣從弟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是取進之不從命卒於黃門郎

王僧虔

王僧虔以文情學解見重江表太祖嘗曲宴羣臣使各効伎藝王儉誦封禪書褚淵彈琵琶沈文季歌張恭兒舞獨僧虔彈琴封禪書近於諂不若琴之愈也僧虔知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僧虔上表論之敕付外釐革尤善隸書位侍中左光祿大夫薨

謝希逸

謝莊字希逸以文藻風槩獨冠當時歷典樞要以中書令卒史雖不言其善琴然故傳希逸作琴名今所存古人名氏班班可識意即希逸所撰也非屬意於絲桐者詎能懃懃於此哉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隱於縣北石山與諸孤兄弟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授琴於戴逵郡府十二命皆不就年老菜食常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年八千二卒

宗少文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隱遯荆土不應辟請妙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林往輒忘歸宋興以太子舍人庶子召之不起嘗西涉荆巫南登衡嶽有疾乃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處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元嘉中卒

蕭思話

蕭思話南蘭陵人少以博誕遨遊為事既而折節好學工於琴書累歷方鎮除侍中大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而謂曰想嘗有松石間之高意也以鎮西郢州刺史

卒思話外戚勳臣而雅音不廢亦可嘉也已

二柳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事南齊以平沈攸之勳至平南將軍遷尚書令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稱柳公雙礮為士品第一自云馬弭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嬰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卒年五十子惔亦曉音律惔弟暉字文暢嘗為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又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詩人到於今稱之為吳興太守卒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竝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暉幼從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嘗置酒後園有晉相

琴史卷第四

七

謝安素琴在側授暉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定可追蹤古烈矣暉雅善音律尤篤好於琴嘗以為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并上樂議具有條緒蓋不惟能於琴指亦深知其意義也每奏其父曲常感恩因復變體備寫古今嘗賦詩未就以筆挂琴坐客以箸和之暉驚其哀韻乃制為雅音後傳擊琴始於此尤善奕棊梁武謂其才藝足了十人也

柳遠

柳遠字季雲為元魏儀同開府參軍事好琴耽酒時有文詠放情其間後客遊卒從弟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

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

鄭述祖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仕於北齊風德清尚譽重一時天寶初累遷太子少師為兗州刺史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之當世以為絕妙卒於州

褚彥回

褚彥回宋丹陽尹堪之之子少有履操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可觀時人方之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夜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在坐擊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

琴史卷第四

八

商暫離不可得已然與袁粲竝受宋明帝託孤之任而佐齊高帝害袁粲義士非之

沈麟士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宋齊之間辟召不應隱居餘不山中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常憑素几鼓素琴不為新聲年八十五卒

杜棲

杜棲錢塘人高士景產之子善清言能彈琴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景產亡以毀卒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

取善琴基工草隸居句曲山號山中宰相卒年八十五

王彥

王彥者文中子之曾祖嘗爲同州刺史少師關子明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彥服闋授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彥曰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先君者其父虬號晉陽穆公者也先生者子明也穆公與子明嘗見魏孝文將欲用之而文帝崩故彥以此悲之彥生安康獻公獻公生銅川銅川生文中子

文中子

文中子名通字仲淹旣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

琴史卷第四

九

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有二策不能用也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二三子皆朝之與議者也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谿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

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世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於河擊磬襄入於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比也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大業十一年寢疾而終蓋文中子生極亂之餘而能以禮樂自任將學而知之邪抑默而識之邪傳曰正樂於北平霍汲汲亦不見於當時也如汾亭釣者豈不謂知音哉世未嘗無人而人罕知之耳

東臯子

琴史卷第四

十

東臯子王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弟棄官不仕耕於東臯故以自號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爲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飲至五斗不亂自謂五斗先生其放誕如此善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

呂方

呂方仕唐文皇時博綜藝能尤邃音律文皇求知樂者溫彥博薦方超悟絕倫帝以爲起居郎與祖孝孫同議樂事是時作九功七德之舞方之力居多高宗謂琴中雅曲古人皆能歌之而近代廢絕雖有傳習者不協宮商命所司簡樂工解琴笙者脩習舊曲顯慶二年太常

上言曰謹按樂記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此古之琴操心與歌合也又張華博物志云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白雪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者數十人蓋白雪琴曲本合歌聲爲其調高世俗罕知自宋玉以後迄今千紀未有能歌白雪者臣今被詔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竝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辭又按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臣等奏和聖詩以爲送聲各十六節竝已諧韻上善之乃付太常編於樂府六年方又奏造琴歌白雪等曲上製歌辭十六首編入樂府方知樂者其所作宜近古而世不復得

琴史卷第四

七

何哉

趙耶利

趙耶利曹州濟陰人慕道自隱能琴無雙當世賢達莫不高之謂之趙師所正錯謬五十餘弄削俗歸雅傳之譜錄每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絲延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之俊又言肉甲相和取聲溫潤純甲其音傷慘純肉其聲傷鈍嘗以琴誨邑宰之子遂作譜兩卷以遺之今傳焉其序者稱耶利云弱年穎悟藝業多通束髮自脩行無二遇清虛自處非道不行筆妙窮乎鍾張琴道方乎馬蔡貞觀十三年卒於曹年七十六當文皇興樂之時而耶利不見收擢蓋

不求聞達故也或云蔡邕撰遊春淶水幽居坐愁秋思以傳太史令單颺自颺十七傳而至耶利耶利傳漢人馬氏又傳宋孝臻孝臻亡師音遂絕

司馬子微

司馬承正字子微少事潘師正傳辟穀法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汝四世矣因辭去徧遊名山廬天台不出余嘗得素琴傳云子微所作然辭或舛誤頗爲刊定其傳曰桐琴字清素臨海桐柏山靈墟之木也其先自開關之初稟角星之精含少陽之氣昭生厚土挺出崇嶽得水石之靈育清高之性擢榦端秀抽枝扶疎盤根曲阜藏標散木經億萬歲人莫

琴史卷第四

七

之識唯鳳從之遊以棲蔭焉神茂靈嗣子孫彌遠承先胃之喬者聚於魯郡嶧山之陽分林徙植略徧諸嶽旣因地受氣亦殊體異材雲和空桑冬夏異奏繞梁焦尾世代奇聲昔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以諧八音皆相假合思一器而備於律呂者編斷衆木得於梧桐製爲雅器體名曰琴琴者禁也以禁邪僻之情而存雅正之志脩身理性返其天真夫琴之制度上隆象天下平法地中虛含無外響應暉暉有十三其十二法六律六呂其一處中者元氣之統則一陰一陽之謂也而律管有長短故暉間有賒促當暉則鳴差則否亦猶氣至灰飛時移景正神理不測其在茲乎上爲人頭人肩取其發聲之

位也中爲鳳翅取其來儀之音也末爲龍斷取其幽吟之感也其餘形製各因用立名施以五弦純終有差品以五音調韻成弄於是奏之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黃帝作清角於西山用會鬼神虞舜以南風之詩而天下理此皇王以琴道致和平也故曰琴者樂之統君臣之恩矣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玄鶴二八降於廊門再奏之引頸而鳴舒翼而舞瓠巴鼓琴則飛鳥集舞潛魚出躍師文各叩一弦乃變節候改四時總諸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此明嫺音律者以琴聲感通也黃老君彈雲和流素之琴真人拊雲和之琴內經有琴心文涓子著琴心論此靈仙以琴理和神也孔子窮

琴史卷第四

三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不輟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甕牖褐塞太祖御諱坐而弦歌此君子以琴德而安命也許由高尚讓王彈琴箕山榮啓期鹿裘帶索攜琴而歌此隱士以琴德而興逸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知峨峨洋洋山水之意此琴聲達人之志也有撫琴見螭蟬捕蟬蔡邕聞之知有殺音此琴聲顯人之情也是知琴之爲器也德在其中矣琴之爲聲也感在其中矣無成與虧雅量仁廟嫌諱固有操而作響應通變至於五性有殊習之而愈勵則箕子以全忠子夏以明孝六情有偏聽之而更切則景公之酣樂漢桓之傷心與夫冥寂之士怡閑之居者希音通於反聽太和沖於浩然則孫登之神

遊宇外稷公之道長丘中猗歟夫子之所玩也弘矣深矣子以癸卯歲居靈墟至丙午載有桐生於階前迨壬子祀得七歲而材成端偉枝葉秀茂松竹爲鄰堅仁廟嫌諱益其雅性颺澗爲友清冷叶其虛心意欲留之棲鳳而鳳鳥未集不若采以爲琴而琴德可久候瓊霜之既降俟珪葉之凋去定陰陽之向背揆長短之尺寸爾乃取其元幹不暇待其孫枝以甲寅年手操斤斧自勤斲削重其清虛外運力思然琴之體既有人肩而無其首尚象之義將爲未備斯所以圓其首曲其翅方其肩短其足自余改制頗殊舊式七月丙戌朔七日壬辰造畢於是施軫珮調宮商叩其音韻果然清遠故知彼羣山之常

琴史卷第四

古

材此台嶽之秀氣用白賁之全質施綠綺之華彩遊世無悶有託心之所寂慮怡神得導和之致與之遊靈溪登華峰坐皓月凌清颺先奏幽蘭白雪中彈蓬萊操白雲引此二弄自造者其木聲也則琅琅鏘鏘若球琳之竝振焉諸弦合附則采采粲粲若雲雪之輕飛焉衆音諧也則喈喈離離若鸞鳳之清歌焉因時異態變化不窮觸類通神幽興無已非絲桐之奇致何感會之若是取聲之入神者清角清徵體之全真者素也故云見素字以厥義式表其德敬而友之期平益矣夫木之爲用也多矣樂之爲聲也衆矣未若以桐制琴之爲也何者咸池率舞資八音之協簫韶來儀假九成之奏而桐樹

自延於丹鳳琴聲乃降諸元鶴為感通之所致斯在樂之特優豈不以其象法天地其音諧律呂遵人神之和感情性之正者哉自古賢人君子莫不操之以無悶玩之而無斁左琴右書蓋有以也清素者以山名桐柏而桐樹生焉地號靈墟而靈氣出焉故有將遠長佳材則成雅器調高方外弄送丘中同心之言得意於幽蘭矣歲寒之操全仁廟於風松矣相與為冥寂之友者澹交於琴乎子微肥遯自養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庭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怡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況可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嘉之賜以寶琴霞紋帔唐人高子微之風者眾矣其操履藝業蓋可師云

琴史卷第四

五

盧藏用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隱終南少室二山學鍊丹為辟穀術登衡廬彷徨岷峨與陳子昂趙正固友善善著龜九宮術工草隸分篆於琴亦尤用思精遠人貴其多能然自隱山中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處士晚徇權利雖歷仕黃門侍郎而素節隋矣司馬子微以終南為仕宦捷徑斥之也

趙元

趙元字子固汲人與陳子昂友善子昂以為天下奇才也元以世議迫阨不容養高乃屈身泥蟠求祿下位為幽州尉到職逾歲默然無言惟采藥彈琴詠堯舜

而已年三十九卒

元紫芝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有唐卓行之士也罷魯山令退居陸渾不為牆垣高牖家無僕妾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著書不改其樂人以酒穀從之不問賢鄙為酣飲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天寶十三載卒堂內唯有琴書簞瓢中褐杖履而已門人相與謚曰卓行先生

房公

房瑄字次律少隱陸渾山

佐勉有所自製天

下以為寶樂家傳響泉韻磬皆勉所愛者也或云其造琴新舊桐材叩之合律者裁而膠綴之號百衲琴其響

琴史卷第四

六

泉韻磬

一上十年不斷其制器可謂臻妙非深達於琴者孰能與於此乎嵇戴以來一人而已矣後張茂樞得此二琴廣明之亂韻磬見焚響泉為一僧挈去茂樞云勉本贈高門魏公琴內有公墨題背有陽冰篆乃韋臯帥蜀時用法陀羅木換臨嶽承弦令陽冰文之曰南溟夷島木有堅如石文橫銀肩者名曰法陀羅余愛其堅貴其異遂用作臨嶽云茂樞後游江陵於從兄濬處復見之茂樞為記其本末又曰但以他琴齊觸彼音絕而此有餘韻

韓滉

及其子

韓滉字太沖開元宰相休之子也幼有美名所與游皆

天下豪俊好鼓琴學張長史書得其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言不能足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其迹人罕知也晚以鎮海節度觀察二浙疆肆苛慘雖有功不能掩其過云子臯字仲聞亦有大臣器位至左僕射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要乎晉承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弦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謀興復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爲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

琴史卷第四

七

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上急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蹙慙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此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傳後世知音耳蓋廣陵之作叔夜寓深意於其間故其將死猶恨不傳後之人雖粗得其音而不知其意更歷千載而後得韓臯可以無憾矣然叔夜知魏晉之禍而不知身之禍命矣夫或云叔夜傳廣陵於杜夔之子蓋與論樂耳非授此曲也

獨孤憲公

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以文章名於肅代之世辭體近雅一時英俊皆師焉其後有權丞相德輿後有韓吏部

愈文遂復古其原由至之發之也亦好鼓琴嘗抱琴登馬退山有詩曰微風度竹來韻我鍾期弦曲終予亦酣起舞山水前頗有曠達之度晚節尤嗜於此有目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審於音聲而忘其疾痛可謂篤好之者已以常州刺史卒謚曰憲公

白樂天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以文章德範稱於憲穆文武之間自云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每良辰美景或花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詩篋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徧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綠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放情自娛

琴史卷第四

大

酩酊而後已有時昇適野舛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其曠達如此又嘗云博陵崔晦叔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夫樂天之於琴其工拙未可知而高情所好寓情於此樂以亡憂亦可尚也已官至刑部尚書其詩篇言琴者頗多載之琴臺志

崔晦叔

崔晦叔名玄亮博陵人以治迹直諫允稱當時夙有道術服氣鍊形暑不流汗冬不挾纊晚辭諫大夫分司洛下以山水琴酒自娛及其將亡以玉磬琴遺樂天其所密友也觀其所履豈非深得琴中之趣者哉

衛次公

衛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正元中在翰林憲宗時節度淮南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季齊進使子與游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潔蓋能自重也

郭虛舟

郭虛舟昔白樂天為江州司馬時與之游嘗有詩贈別云師年三十餘白哲好容儀專心在鉛汞餘力工琴基靜彈弦歌聲閑飲酒一卮虛舟乃江南道士也

蕭祐

蕭祐精於書畫兼別音律元和中撰無射商九調子指

琴史卷第四

九

法尤異譜序曰以引小胡笳四拍世稱其妙呂丞相夷簡詩云行年七十彈秋思始覺胡笳兒女情世上何人會此意濛陽太守是同聲祐嘗為彭州刺史

董庭蘭

董庭蘭隴西人也在開元天寶間工於琴者也天后時鳳州參軍陳懷古善沈祝二家聲調以胡笳擅名懷古傳於庭蘭為之譜有贊善大夫李翱序焉然唐史謂其為房瑄所昵數通賄謝為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罷去杜子美亦嘗云庭蘭游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污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閑體和撫弦韻

聲可以感鬼神矣天寶中給事中房瑄好古君子也庭

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余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

而知其仁矣當房公為給事中也庭蘭已出其門後為

相豈能遽棄哉又賂謝之事吾疑譜瑄者為之而庭蘭

朽耄豈能辨釋遂被惡名耳房公貶廣漢庭蘭詣之公

無慍色唐人有詩云七條弦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

難唯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有鄭宥者師庭

蘭亦善琴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角

則角應稍不切乃不應尤善沈聲祝聲

李氏王氏女

李氏女潁陽人也年十五遘疾七日不食魂飛冥冥如

琴史卷第四

十

登上景在雲霧中於仙女授琴彈清風弄之類凡五十

曲天寶中明皇度為女道士王氏女琅邪王淹之兄女

也未笄忽能彈廣陵散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

存焉顧況為之記且曰眾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

師表也意者虛寂之中有宰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王

女亶其然乎

薛易簡

薛易簡以琴待詔翰林蓋在天寶中也嘗著琴訣七篇

辭雖近俚義有可采今撮其大槩著焉曰琴之為樂可

以觀風教可以攝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悅情思可以

靜神慮可以壯膽勇可以絕塵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

善者也鼓琴之士志靜氣正則聽者易分心亂神濁則聽者難辨矣常人但見用指輕利取聲溫潤音韻不絕句度流美但賞爲能殊不知志士彈之聲韻皆有所主也夫正直勇毅者聽之則壯氣益增孝行節操者聽之則中情感傷貧乏孤苦者聽之則流涕縱橫便佞浮囂者聽之則斂容莊謹是以動人心感神明者無以加於琴蓋其聲正而不亂足以禁邪止淫也今人多以雜音悅樂爲貴而琴見輕矣夫琴士不易得而知音亦難也易簡嘗慕昔賢悉善鼓琴自九歲學之至十二拊黃鍾雜調三十曲工三峽流泉南風游弦三弄十七歲彈胡笳兩本鳳游雲鳥夜啼懷陵別鶴操仙鶴舞鳳歸林沈湘怨楚客吟秋風嵇康怨湘妃歎間弦白雪秋思坐愁游春綠水十八弄後益苦心周游四方聞有解者必往求之凡所彈雜調三百大弄四十善者存志精之否者旋亦廢去今所彈者皆研精歲久竝師傳勘譜親授指法猶未敢言妙每以授人聲數句度用指法則毫寸不差如指下妙音亦出人性分不可傳也嘗覽操弄之名凡數百首然自古琴者祇工三兩弄便有不朽之名或自制雜弄或傳習舊聲固不以彈多爲妙也今人皆不知志惟務多爲故云多則不精精則不多也夫鼓琴之時雖無人須畏懼如對長者則音韻雅正可以感動幽冥攬琴在膝身須卓然乃定神絕慮情意專注指不虛

發弦不誤鳴凡打弦輕重相似往來不得不調用指兼以甲肉甲多則聲乾肉多則聲濁甲肉相半清利美暢矣左右手於弦不可太高亦不可低弦不疾不徐手臂調暢暗用其力戒於露見夫琴之甚病有七彈琴之時目覩於他瞻顧左右一也搖身動首二也變色慙作開口努目三也眼色疾遽喘息粗悍進退無度形神支離四也不解用指音韻雜亂五也調弦不切聽無真聲六也調弄節奏或慢或急任己去古七也此皆所甚病病去則可以爲能矣觀易簡之意亦可謂善其事者矣

陳康

陳康字安道篤好雅琴名聞上國所制調弄綴成編集

嘗自敘云余學琴雖因師啓聲後乃自悟徧尋正聲九弄廣陵散二胡笳可謂古風不泯之聲也其餘操曲亦曠絕難繼自元和長慶以來前輩得名之士多不明於調韻或手達者傷於流俗聲達者患於直置皆止師傳不從心得子因清風秋夜雪月松軒佇思有年方諧雅素故得弦無按指之聲韻有貫冰之實乃創調共百章每調各有短章引韻類詩之小序東嶽道士梅復元授康琴法

宋霽賀若存附

宋霽善琴文宗朝霽私入學士院會帝至得召見帝問彈琴幾何對曰一弄三調帝曰甚少對曰是臣之所精

者帝曰然少則得多則惑即詔霽彈帝曰彈琴無畏何也對曰然願陛下賜臣無畏帝可之乃就一榻仰臥翹一足彈之帝甚悅乃令待詔又有賀若一作夷善琴宣宗時得待詔對帝彈一調帝嘉之賜以緋袍後人目此調為賜緋調後除萬年縣尉奉尹帖令攜琴於曲江俟命存不從謁告病卒

甘讜

甘讜字正詞成都人也其母好琴讜九歲學之受業於羅興宗名達四遠多所傳授性好山水晚無定居長安人張巒授琴於讜尤精調子

孫希裕

琴史卷第四

三

孫希裕字偉卿父果為道士善琴嘗求鄭澣序陰符經請柳公權書之半歲方畢父果餉公權騎從所費殆五百千石刻今存希裕博精雜弄以授陳拙唯不傳廣陵散拙以譜求誨希裕焚之曰廣陵散乃嵇叔夜憤歎之詞吾不欲傳者為傷國體也耽琴嗜酒頽然自適琴家重之

陳拙

陳拙字大巧長安人也受南風遊春文王操鳳歸林於孫希裕傳秋思於張巒學止息於梅復元嘗更古譜錄南風文王操二弄曰琴操雖多制從高士聖君所作二弄獨存竊慮其頓墜也又作正聲新址未見完本嘗云

彈操弄音前緩後急者妙曲之分布也或中急而後緩者節奏之停歇也疾打之聲齊於破竹緩挑之韻穆若生風亦有聲正厲而遽止響已絕而意存者前輩妙手每擬一弄師有明約竭豈一升標為徧數其勤如此而後有得也拙為京兆戶曹

琴史卷第四

陳京藏甫丙戌九月
重刻于揚州陳京

琴史卷第四

三

琴史卷第五

朱長文 伯原

太宗 竇儼 崔遵度

先祖尚書公 朱文濟趙裔 唐異

范文正公 歐陽永叔 趙閱道

太宗

太宗皇帝神武聖文紹天承統既平晉陽混一六合於是戢琫戈橐大弓優游巖廊之上講修盛德之事而天縱多能博總羣藝書冠神品棊登逸格至於今古音律罔不研精謂夫五弦之琴文武加以成七乃留睿思而究遺音作為九弦之琴五弦之阮非達於禮樂之情

琴史卷第五

者孰能與於此又製九弦琴五弦阮歌詩各一篇琴譜二卷九弦琴譜二十卷五經阮譜十七卷藏於禁閣副在名山又嘗作萬國朝天平晉二樂曲聖製樂章各五首曲名三百九十首臣竊謂三代而下漢孝元善琴孝章議樂俱不能有所制作梁武帝論鐘律而徒聞其言唐明皇解音曲而未嘗及雅惟吾太宗勳德巍巍敷被天淵而留神於正聲據懷於妙曲自三代而下未之有也

竇儼

竇儼字望之劍州人博學尤邃鍾律少學鬻策於馮翊党氏學琴於圃田茅生學笛於太原周仲將學琵琶於

始平馮吉以四器覈其聲又以易象曆數參之坦然明

白矣嘗上疏周世宗請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於周

朝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錄凡三弦之通七弦之琴十三

弦之箏二十弦之離二十五弦之琴三弦之箏六漏之

喬七漏之笛八漏之箎十三管之和十七管之笙十九

管之巢二十三管之簫皆列譜記對而合之類從聲等

雖異必通永為定式名曰大周正樂俾樂寺掌之依文

教習世宗偉之即令儼精選文士撰次正樂命儼總領

之又判太常寺乃與王樸校鐘磬管籥之數辨清濁上

下之節復律呂旋相之法迄今用之樸儼能察聲音前

知休咎儼嘗棄官歸鄭且有私喪而聞弟俱彈琴為秋

琴史卷第五

藥曲儼曰是音也羽凌於商子奪其母不祥之兆也賦

詩以紀其事已而果然論者或謂王樸竇儼當周鼎方

淪聖運將興之際曾無一言殊匪先覺何也曰彼兩人

者或知之而不敢言或言之而人莫紀是未可以咎也

且樸儼雖為周定樂而宋實用之其所補豈小哉

崔遵度

崔論德字遵度進士擢第踐歷古史恬於勢利口不言

是非仁宗以壽春開府有詔宰相擇耆德學術之士被

命為王友東宮建以為諭德卒官論德善鼓琴得其深

趣嘗謂頤天地之和莫先於樂究樂之趣莫近於琴乃

作琴箴以見其意焉世之傳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

琴之日十三徽象琴之月居中者象閏前世未有其辨者至唐協律郎劉颺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爲夏至之音至於汎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案汎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況琴瑟之弦乎是知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授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旣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旣節矣聲同則應旣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旣節且應則天地之文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

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華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發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弦考之然後聞斯假物也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旣畫矣故作琴焉始以一弦汎桐當其節則清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十有三而居中者爲一自中而左汎之有三焉又右之有三焉其聲殺而已弦盡則聲滅及其應也一必於

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爲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於六爲十二而根於一一也道之所生也在數爲一在律爲黃鍾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微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著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微三其節經也弦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愚謂琴以中微爲君盡矣夫微十三者蓋昭昭可聞者也苟盡弦而考之乃總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也文弦具之尺弦亦具之豈有大小長短之限哉是則萬物本

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之外以至於無物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之外以至於無爲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徽中徽之外以至於無聲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聲也往者藏幽而未談來者專聲而忘理琴箏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闕也請俟君子名流皆服之

先祖尚書公

先祖尚書公諱億字延年越州剡縣人也少有雅趣邃於琴道卜居四明有姊以淑行婉質尤工琴書後賜號廣慧大夫者也吳越王旣納籍有司至道元年天子命使者裴愈至二湖訪圖書聞廣慧旣藝且賢以名聞且

命之至京師廣慧既入宮掖尚書被召對鼓琴太宗嘉悅使待詔翰林其後歷仕繁劇多以才選雖王事靡盬而絲桐不離於前篤好而精學雖老無勦數明道二年以內殿崇班閣門祇候知難州卒以家君光祿貴贈刑部尚書年六十尚書嘗寶一古琴聲甚清池中書曰上元濱題曰玉磬上元乃唐肅宗所紀年也昔崔晦叔嘗以玉磬琴遺白樂天此殆是邪尚書既喪此琴假於老舅惠玉玉嘗授琴於尚書音靜而不流東南罕及者舅復以此琴歸余遂名曰玉磬既銘且詩之云

朱文濟趙裔

朱文濟趙裔皆善鼓琴昔待詔太宗之時帝方作九弦

琴史卷第五

五

之琴五弦之阮裔以為宜增文濟以為不可帝曰古琴五弦文武增之何為而不可於是遂增琴阮弦賜裔以緋且遣使劍南兩川獲餉甚厚以賞其贊助之勤而文濟執前論不奪上不以其不達為譴而嘉其有守亦命賜緋文濟性冲澹不好榮利唯以絲桐自娛而風骨清秀若神仙中人上令供奉僧元霽寫真留禁中

唐異

唐處士異字子正才藝甚高肥遯不出李西臺建中時謂善書而子正之筆實左右之江東林逋亦稱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崔論德時謂善琴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公從而師之嘗貽之書曰崔

公既沒琴不在茲乎二妙之外尤嗜風雅探幽索奇不知老之將至意淳語真不為憤惋文正公嘗稱其如此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少有經國致君之志學必師古聞唐異善琴與書曰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下之和而和天下其為道大矣乎暴秦之後禮樂失敘吁嗟乎琴散已久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論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淨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箴而自然之義在矣嘗游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為是公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某拜而

琴史卷第五

六

退思而釋之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不躁不佞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某拜而退缺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乎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選於上京崔公既沒琴不在於君子乎君將懷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堯舜之音游羲皇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生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哉誠不敢助南熏之詩以為天下富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公之好琴如此蓋君子之於琴也發於中以形於聲聽其聲以復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務多趣巧以悅他人也故

文正公所彈雖少而其得趣蓋深矣道直才周爲本朝
全德大老云族孫世京頗好琴其操行亦完潔任至祕
書丞

歐陽永叔

歐陽太師修字永叔學博而醇文正而奇一代之師嘗
有言曰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既而學琴
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則樂之愉然不知疾之
在體也夫疾生於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
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平而和者則疾之
忘也宜矣噫琴固一工之技爾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
者爲羽操縵驟作忽而變之急者淒然以促緩者和然

琴史卷第五

七

以舒如崩崖裂石高山奔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
婦之歎息也雌雄雖離之相和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其悲愁感憤則伯牙屈原忠臣之
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取其和者平其抑鬱寫其
憂思盡其意緒使之不倦其感人之際亦有至焉者是
亦治人之術歟然予聞經之爲書皆善治人之心宜其
尤精者易與樂也今夫琴者纔樂之一器也及其至也
尚能與人平治其心如此況純學於易邪況能徧識六
經之深者邪人固不可不樂也然六經之道肆大而深
博非盡心缺乃不可至惟琴則疾者之易爲焉其言如
此知永叔得琴之理深矣嘗參大政未七十即求里居

今則亡矣嗟夫

趙閱道

趙抃字閱道以清節正論顯於仁宗朝迄熙寧初嘗參
豫國政今以太子少保致仕公好琴其將命於四方雖
家人不以從行而琴與龜鶴未嘗去也王事之際時彈
古曲以和平其心志故終始完潔無疵爲世師表云

琴史卷第五

棟原藏本丙戌九月
重刻于揚州博覽院

琴史卷第五

八

琴史卷第六

朱長文 伯原

瑩律

釋絃

明度

擬象

論音

審調

聲歌

廣制

盡美

志言

敘史

瑩律

昔者伏羲氏既畫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
琴所以考天地之聲也天地之聲出於氣氣應於月故
有十二氣十二氣分於四時非土不生土王於四季之
中合為十三故琴徽十有三焉其中徽者土也月令中

琴史卷第六

一

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者是也故中徽之聲洪厚
包容為衆徽之君由中徽左右各六徽徽有疏密者取
其聲之所發自然之節也合於天地之數故律之相生
有上下而為管有長短蓋取諸此也凡天地五行十二
氣陽律陰呂清濁高下皆在乎十三徽之間盡十三徽
之聲惟三尺六寸六分之材可備故度而制之亦以象
暮之日也當宓義之時未有律呂之器而聖人已逆其
數矣未有曆象之書而聖人已明其時矣黃帝氏作命
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筩以為黃鍾大蕤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之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之呂蓋
協於琴而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術加備矣琴之

徽有十三而律管虛其一者謂土之數居中其氣無不
通其聲無不在不可以一器名也律呂既成而八音備
後世聖人復以六律不可以易審於是考律以立均因
均以作樂故曰律所以出均立度也夫律本於琴樂本
於律故知琴者為能知律能知律者為能知樂也古之
君子缺而不談或以十二徽配十二律以中徽配閏而
不言制作之義本諸理作瑩律

釋絃

舜弦之五本於羲也五弦所以正五聲也聖人觀五行
之象麗於天五辰之氣運於時五材之形用於世於是
制為宮商角徵羽以考其聲焉凡天地萬物之聲莫出

琴史卷第六

二

於此五音故最濁者謂之宮次濁者謂之商清濁中者
謂之角微清者謂之徵最清者謂之羽宮為土為君為
信為思商為金為臣為義為言角為木為民為仁為貌
徵為火為事為禮為視羽為水為物為智為聽故建於
樂者可以見五行之得失君臣事物之治亂五常之興
替五事之善惡灼然可以鑑也帝舜曰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蓋察音聲以為政也
聖人既以五聲盡其心之和心和則政和政和則民和
民和則物和夫然故天下之樂皆得其和矣天下之樂
皆得其和則聽之者莫不遷善遠罪至於移風易俗而
不知也故樂者上出於君心之和下出於民心之和上

出於君心之和而復以致君於善也下出於民心之和而復以納民於仁也故五聲之和致八風之平風平則寒暑雨暘皆以其敘而太平之功成矣五聲不和致八風之違則寒暑雨暘皆失其敘而危亂之憂著矣五聲之感人皆有所合於中也宮正脾脾正則好聖故聞宮聲者溫潤而寬悅商正肺肺正則好義故聞商聲者剛斷而立事角正肝肝正則好仁故聞角聲者惻隱而慈受徵正心心正則好禮故聞徵聲者恭儉而謙挹羽正賢賢正則好智故聞羽聲者深思而遠謀此先王所以貴於樂也夫五聲之作始於宓戲之琴其後神農黃帝堯舜氏作於是按之爲六律播之爲八音而大樂備矣

琴史卷第六

三

故琴者五聲之準六律之元八音之輿也他樂不能視其用衆器不能儷其德至哉琴乎昔舜之彈五弦也非獨舜能彈也當是時百辟卿士孰不知樂也舜之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此之謂也至周之文武謂五弦未足以盡清聲之變也於是加二弦謂之少宮少商而聲律加備矣蓋禮樂之制皆始於羲農堯舜之世而備於禹湯文武之時也夫十二律還相爲宮其法以黃鍾爲宮大族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五聲足矣又以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合爲七音餘律皆然謂之十二均然後盡聲之變而八音克諧也故琴之有少宮猶律之有變宮變徵也或曰周加二聲爲變然則律

之二變亦本於文武二弦邪左傳曰爲七音六律以奏五聲謂是也至於編鐘編磬既設十二正音各配一律又設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合爲十六則律呂還相各就諧協而君臣民物無陵慢之聲焉琴加二弦亦類此也古人學琴者多矣罕嘗言文武二弦之意獨琴操以謂合君臣之恩此未喻也今推其法作釋弦

明度

琴操言琴之度長三尺六寸六分以象碁之日此古制也舊說以謂自伏羲而後琴制十有二而尺度有修短短至於三尺三寸修至於三尺九寸有奇此無他乃律

琴史卷第六

四

學廢而度數乖也周禮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言樂而不稽諸度數言度數而不合諸律何以爲樂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此之謂也自周道既亡禮樂大壞更秦燔毀寂無遺緒歷代以來有制爲準弦以定律者有參校石器以立度者有累積秬黍以合尺者制爲準弦以定律則患乎與遠而難繼參校石器以立度則患乎尺寸之難壹累積秬黍以合尺則患乎大小之不齊議論紛紛莫適其正朝廷講修太平大有爲於天下同律度而興禮樂其在今乎夫然則作琴之制可著明矣綜其數作明度

擬象

聖人之制器也必有象觀其象則意存乎中矣琴之為器隆其上以象天也方其下以象地也廣其首俛其肩象元首股肱之相得也三才之義也高其前以為嶽命曰臨嶽象名山峻極可以興雲雨也虛其腹以為池一曰池一曰濱象江海幽遠可以蟠靈物也所以張弦者曰軫象車軫以載致遠不敗也所以杼弦者曰鳳足象鳳凰來儀鳴聲應律也翼其旁者曰鳳翅傳其末者曰龍尾取其瑞也其所飾之材以棗以黃楊以玉以金或以竹棗赤心黃楊正色玉溫金堅竹寒而青皆君子所以比德者也若崇庫廣狹之寸昔人已銖銖而偶之矣

琴史卷第六

五

余不復談也通其意作擬象

論音

音之生本於人情而已矣夫遇世之治則安以樂逢政之苛則怨以怒悼時之危則哀以思此君子之常情也出於情發於中形於聲若影響之速也然君子之情雖安以樂而不忘於戒勸雖怨以怒而不忘於忠厚雖哀以思而不忘於扶持故其為聲亦屢變而數遷不可以為常也善治樂者猶治詩也亦以意逆志則得之矣夫八音之中惟絲聲於人情易見而絲之器莫賢於琴是故聽其聲之和則欣悅喜躍聽其聲之悲則感頹愁涕此常人皆然不待乎知音者也若夫知音者則可以默

識羣心而預知來物如師曠知楚師之敗鍾期辨伯牙之志是也古之君子不徹琴瑟者非主於為己而亦可以為人也蓋雅琴之音以導養神氣調和情志摠發幽憤感動善心而人之聽之者亦皆然也豈如他樂以蹈心堙耳佐歡悅聽以為尚哉古之音指蓋淳靜簡略經戰國暴秦工師逃散其失多矣然其故曲遺名傳者尚多琴操所紀皆漢時有之也故劉琨知清角嵇叔夜所謂初涉淶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又言其曲引有東武泰山飛龍鹿鳴鷓鴣雞游弦皆叔夜所常為者今人亦樂知之矣夫蔡氏五曲所謂游春淶水坐愁秋思幽居者也今人以為奇聲異弄難工之操而叔夜時

琴史卷第六

六

特謂之淫俗之曲且曰承間篋之亦有可觀蓋言其非古也漢儒所制尚且非古況於魏晉之曲乎末世有琴工嵇元榮羊蓋之儔率造新聲去古益遠柳吳興嘗以歎恨乃著清調論并上樂議今逸矣惜哉唐世琴工復各以聲名家曰馬氏沈氏祝氏又有裴來翟柳胡馮諸家聲師既異門學亦隨判至今曲同而聲異者多矣雖然古學之行於人者獨琴未廢有志於樂者舍琴何觀安得夔曠之徒與之論至音哉原於古作論音

審調

古者推律以立均依均以作樂故十二律旋相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於八音著於歌頌而作樂之能

事畢矣夫琴之為器也律呂備焉八十四調存乎其中矣三代之時律正樂行士君子舉知樂度之而立曲拊之而成文則八十四調之音皆可以知而鼓之惟其意之所之耳自漢而下律樂兩隳舊音略存而傳習者猶患不及况周知均調哉唐人有言琴通三均蓋其所知者止三而已哉其九均之音豈有不通遭亂堙沒世莫得聞也夫周之曲至漢而存者鮮矣漢之曲至唐而存者希矣唐世所傳今人亦有不能者去古寔遠而遺弄寢亡缺夫近世樂道之士或好於琴聊以娛養情性而已至於學釋道者雖多從事於此徒能紀其拂歷之數作為繁聲淫韻以悅人聽而已其知樂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嗚呼安得知樂之君子與之審調以制音哉述旋均作審調

聲歌

古之弦歌有鼓弦以合歌者有作歌以配弦者其歸一揆也蓋古人歌則必弦之弦則必歌之情發於中聲發於指表裏均也周禮太師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夫以六詩協六律此鼓弦以合歌也古之所傳十操九引之類皆出於感憤之志形之於言言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於是援琴而鼓此作歌以配弦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典樂教人之序也以聲依永則節奏曲折不失也以律和聲

則清濁高下之必正也惟達樂者為能弦歌耳孔子之刪詩也皆弦歌之取其合於韶夏凡三百篇皆可以為琴曲也至漢世遺音尚存者惟鹿鳴騶虞鵲巢伐檀白駒而已其餘則亡獨文中子嘗閔時之亂泣然鼓蕩之什世所不傳而能鼓之可謂知樂也已近世琴家所謂操弄者皆無歌辭而繁聲以為美其細調瑣曲雖有辭多近鄙俚適足以助歡欣耳稽諸事作歌聲

廣制

古者祀天之樂以圜鐘為宮用雲和之琴瑟禮祇之樂以函鐘為宮用空桑之琴瑟假廟之樂以黃鍾為宮用龍門之琴瑟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也豈其材有山川之異而聲有清濁之殊於還相之宮各有宜邪故太師精別其聲以合於宮後世豈復知邪伏生書傳有大琴練弦練弦者五色也爾雅大琴謂之離說者曰二十弦也此迺琴之異制也夫琴之為器高至於玉霄之上遠至於金仙之國皆以此為樂故載於釋老之書此不復述也略其事作廣制

盡美

琴有四美一曰良質二曰善斲三曰妙指四曰正心四美既備則為天下之善琴而可以感格幽冥充被萬物況於人乎況於己乎昔司馬子微謂伏羲以諧八音皆相假合思一器而備律呂者徧斲眾木得之於梧桐蓋

聖人之於萬物也亦各辨其材而爲之器也既知其材矣又當求其良者以待於用養其小者以致於大故禹作九州之貢有嶧陽孤桐而詩美周室之盛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衛文公之作宮室也亦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是所求其良者以待於用養其小者以致於大也古之聖賢留神於琴也如此後之賦琴言其材者必取於高山峻谷迴谿絕澗盤紆隱深巉巖嶇嶮之地其氣之鍾者至高至清矣雷霆之所摧擊霰雪之所飄壓鷲鸞獨鶴之所棲息鸚鵡黃鸝之所翔鳴其聲之感者至悲至苦矣泉石之所磅礴琅玕之所叢集祥雲瑞靄之所護被零露惠風之所長育其物之助者

至深至厚矣根盤拏以輪菌枝紛鬱以葳蕤歷千載猶不缺挺百尺而見枝其材之成者至良至大矣一日夔襄鍾牙之儔睨而視之嘉其可以爲琴也於是命般倕之徒斤斧之繩墨之鏤中襄間平面去病按律呂以定徽合鍾石以立度法象完密髹采華煥於是飾以金玉瓌奇之物張以弦軫弣弭之用而琴成矣昔伏羲之龍吟黃帝之清角齊桓公之籟鐘楚莊王之繞梁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傳於天下久矣唐相李勉以響泉韻磬聞白樂天以玉磬聞而世稱有雷氏者有張越者尤精斲琴歷代寶傳以至於今非力足而篤好者不能致也近世斲琴者間有之然孰能傑然可以紹前人之作

者歟昔聖人之作琴也天地萬物之聲皆在乎其中矣有天地萬物之聲非妙指無以發故爲之參彈復徽攪援標拂盡其和以至其變激之而愈清味之而無厭非天下之敏手孰能盡雅琴之所蘊乎當其援琴而鼓之也其視也必專其聽也必切其容也必恭其思也必和調之不亂醜之甚愉不使放聲邪氣得奸其閒發於心應於手而後可與言妙也是故君子之於琴也非徒取其聲音而已達則於以觀政焉窮則於以守命焉堯之神人舜之南風武王之克商周公之越裳所以觀政也許由之箕山伯夷之采薇夫子之猗蘭王通之汾亭所以守命也又若子賤以治一邑鄒忌以相一國彼皆至

命也又有所自得也夫焦與梧桐皆至清之物也而可見人心者至誠之所動也是故孔子辨文王之操子期識伯牙之心者昭見精微如親授於言也故曰惟樂不可以僞爲又曰至誠動金石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吾於樂益知誠之不可不明也夫金石絲桐無情之物猶可以誠動況穹穹而天冥冥而神誠之所格猶影響也君子孝宗廟諱獨不媿屋漏可不戒哉是故黃帝作而鬼神會后夔成而鳳凰至子野奏而雲鶴翔瓠巴作而流魚聽師文彈而寒暑變可謂誠至也是故良質而遇善斲善斲既成而得妙指妙指既調而資於正心然後爲天下之善琴也總其能作盡美

志言

琴之為樂行於堯舜三代之時至戰國時雅音廢而淫樂興尚鏗鏘墜靡之聲而厭和樂深靜之意魏文侯當時之賢君猶云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況其下者乎於是秦箏羌笛篪篥琵琶之類迭興而竝進而琴亡矣漢興猶未暇復古由河間漢王留神雅樂孝宣時制氏龍氏趙氏師氏之家始於琴書謂之雅琴者以別於俗樂也又桓譚孔術皆集琴操及馬融蔡邕以大儒名當時特好斯藝時人翕然宗尚阮嗣宗嵇叔夜紹而倡之自魏及晉名儒高士學者益多而史冊之間豈遑徧述迨乎隋唐措紳多以是道為務而清言雅技罕嘗攻

琴史卷第六

十一

之間有賢智有所論著如呂渭李良輔陳拙趙惟謙李約齋嵩王大力陳康士之徒皆云有書其名載於藝文志然余所未覩亦不聞其果精於琴與否豈辭多近俚不足以行遠邪抑不幸而不見邪惜哉觀其名作志言

敘史

夫琴者閑邪復性樂道忘憂之器也三代之賢自天子至於士莫不好之自漢唐之後禮缺樂壞措紳之德罕或知音然君子隱居求志藏器待時者亦多學焉然其人或晚登於卿相者功業溥博而絲桐小藝史氏或不暇書終遯巖壑者名跡幽晦而弦歌餘事後人豈能徧錄其漏缺無傳者可勝算哉余深惜之是以於史傳

記集苟有聞見皆著於篇病於盡得古書可以廣覽而博求此亦遺恨耳歎其遺作敘史

琴史卷第六

標京藏本丙戌九月
重刻于揚州博覽

琴史卷第六

十二